

資治通鑑

漢紀三十七
漢紀三十八

第二十四册

205
24
50

東 京 圖 書 館				
一 三 六	二 六	三 九	別 函	正 史 類
册	號	架	函	類

漢 書 門				
三 六	二 五	一 六	五 九	類
册	架	函	號	類

內 閣 文 庫		
三 八 三 函	五 九 六 五	漢
六 架	一 三 二 册	類

內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5965
册 數	136 (24)	
函 號	283	10

不計冊



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五

漢紀三十七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三千三百錫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三十七

起重光作噩盡旃蒙大淵獻凡十五年

顯宗孝明皇帝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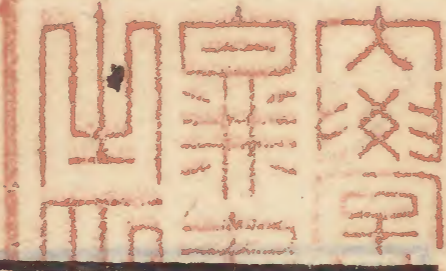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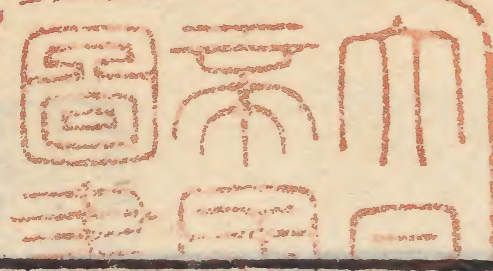
永平四年春帝近出觀覽城第

城雒陽城第宅也賢日有甲乙之次故日

欲遂校獵河內

河內郡在雒陽北百二十里

東平王蒼上書諫



帝覽奏即還宮。秋九月戊寅，千乘哀王建薨，無子。

國除。乘繩證翻冬十月乙卯，司徒郭丹、司空馮魴免。魴音

房以河南尹沛國范遷為司徒，太僕伏恭為司空，恭

湛之兄子也。陵鄉侯梁松坐怨望，縣飛書誅諫，下

獄死。松嗣父統，爵為陵鄉侯。縣讀曰懸，下遐稼翻。初上為太子，太中大夫

鄭興子衆以通經知名。知名者有名於時，人皆知之也。太子及山陽

王荆因梁松以縑帛請之，衆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

義。」儲副也。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長者意

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往。」及松

敗，賓客多坐之，唯衆不染於辭。于寘王廣德將諸

國兵三萬人攻莎車，誘莎車王賢殺之。寘徒賢翻，并莎素禾翻。

其國，匈奴發諸國兵圍于寘。廣德請降，匈奴立賢質

子不居徵為莎車王。質音致。廣德又攻殺之，更立其弟

齊黎為莎車王。更工衡翻。東平王蒼自以至親輔政。蒼

政始上卷中元二年聲望日重，意不自安。前後累上疏稱自漢

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乞上驃騎將軍

印綬，退就藩國，辭甚懇切。帝乃許蒼還國，而不聽上

將軍印綬。上時掌翻。

五年春二月，蒼罷歸藩。東平國在雒陽東六百七十二里。帝以驃騎

長史為東平太傅，掾為中大夫，令史為王家郎。百官志將

異本云正月庚戌後漢書本紀作二月庚

戌據目錄
作二為是

通鑑卷四十五 漢紀三十五 永平五年壬戌

軍長史一人秩千石掾屬二十九人秩比四百石至
比二百石令史及御屬三十一人百石帝特為蒼置
掾史員四十人王國太傅秩二千石中
大夫比六百石郎二百石掾俞緡翻
加賜錢五千

萬布十萬匹 冬十月上行幸鄴是月還宮 十一

月北匈奴寇五原十二月寇雲中南單于擊却之

是歲發遣邊民在內郡者賜裝錢人二萬賜錢為辦裝也

安豐戴侯竇融年老子孫縱誕多不灑長子穆尚內

黃公主內黃縣屬魏郡矯稱陰太后詔令六安侯劉盱去婦

以女妻之六安國屬廬江郡賢曰今之廬州按前漢

江郡賢以唐之廬州為漢之廬江郡可也若漢之六

安侯國實在唐壽州界劉昫地理志壽州安豐縣漢

六國故城在縣南此為可據此後章帝元和二年徙

江陵王恭為六安王以廬江郡為國却可以用賢注

妻七盱婦家上書言狀帝大怒盡免穆等官諸竇為

郎吏者皆將家屬歸故郡竇氏故扶風平陵人獨留融京師融

尋薨後數歲穆等復坐事與子勲宣皆下獄死復扶又翻

下遐久之詔還融夫人與小孫一人居雒陽

六年春二月王雒山出寶鼎獻之據本紀王雒山在廬江郡夏四

月甲子詔曰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

以致茲易曰鼎象三公三公鼎足承君故云然此蓋易緯之辭豈公卿

奉職得其理邪其賜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半

之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見四十二卷光武建武七年上時掌翻而

間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

後漢書本
紀獻上有
廬江太守
四字

羣書治要
上不作勿
蚩作嗤

後漢書南
匈奴傳胡
作胡

后諡注又
見五十卷
十一葉背

通鑑卷四十五

漢紀三十三

永平六年癸亥

三

抑而不省

省悉景翻

示不為諂子蚩也

蚩笑也

冬十月上

行幸魯十二月還幸陽城

陽城縣屬潁川

壬午還宮

是歲

南單于適死單于莫之子蘇立為丘除車林鞬單于

鞬丁奚翻下同

數月復死

復扶又翻下同

單于適之弟長立為湖邪

尸逐侯鞬單于

七年春正月癸卯皇太后陰氏崩二月庚申葬光烈

皇后

西京諸后皆從帝諡惟衛思后許恭哀后不以壽終而別追諡之從帝諡而又加一字自陰后

始范曄曰漢世皇后皆因帝諡為稱明帝始建光烈之稱其後並以德為配至於賢愚優劣混同一貫賢

日諡法執德遵業曰烈

北匈奴猶盛數寇邊

數所角翻

遣使求合

市上冀其交通不復為寇許之

以東海相宗均為

尚書令初均為九江太守

九江郡在雒陽東南一千五百里

五日一

聽事悉省掾史閉督郵府內屬縣無事

郡有五部督郵監屬縣閉

之府內者恐以司察為功能

百姓安業九江舊多虎

暴常募設檻穽

賢曰檻為機以捕獸穽謂穿地陷之

而猶多傷害均下

記屬縣曰夫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

為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

張設也設為機穽以伺鳥獸曰張裴炎程

程銘所謂奴欲張我是也

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

可一去檻穽

去羌呂翻

除削課制其後無復虎患

復扶又翻帝

聞均名故任以樞機均謂人曰國家喜文法廉吏以

為足以止姦也

喜許記翻

然文吏習為欺謾而廉吏清在

通鑑卷四十五

漢紀三十三

明帝

四

案目錄三月丁未朔無辛卯

一已謾音慢又莫連翻無益百姓流亡盜賊為害也均欲叩頭爭之時未可改也久將自苦之乃可言耳未及言會遷司隸校尉後上聞其言追善之

八年春正月己卯司徒范遷薨三月辛卯以太尉

虞延為司徒衛尉趙熹行太尉事越騎司馬鄭眾

使北匈奴越騎校尉司馬一人秩千石單于欲令眾拜眾不為屈

單于圍守閉之不與水火眾拔刀自誓自誓以死不為單于屈也

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眾還京師初大司農耿國

上言宜置度遼將軍屯五原以防南匈奴逃亡朝廷

不從南匈奴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內懷

嫌怨欲畔匈奴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也又異姓有呼衍氏須卜氏立林氏蘭氏皆匈奴國中

名族常與單于婚姻密使人詣北虜令遣兵迎之鄭眾出塞疑

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人伺相吏翻使疏吏翻乃上言宜更置

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

棠行度遼將軍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柏漢官

儀曰光武以幽冀兵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領兵騎千人賢曰昭帝拜范明友為度遼將軍

至此復置焉曼柏縣在今勝州銀城縣界秋郡國十四大水冬十月

北宮成丙子募死罪繫囚詣度遼營有罪亡命者

令贖罪各有差楚王英奉黃縑白紈詣國相曰漢成帝王

國省內史令相治民職如太守秩二千石紈今之絹也師古曰紈素也縑并絲絹也相息亮翻託在

紀事本末更作速

本紀大作

後漢書光武十五傳英下有遺郎中令四

通鑑卷四十五 漢紀三十七 明帝

字

十一王傳慈
作祠魏書

釋老志及
綱目陸本

皆同御
覽釋部引

袁宏後漢
紀仁慈作

齊塞饌三
字注宜移

入下段好
字音上

綱目煉作
練紀事本

末陸本並
同

御覽釋部
屠下有者

字佛也閒
有圖字靜

作淨精下
有進字為

沙上有號
息心無為

下有也字

釋老志國
作土未下

有之字使
下有於字

跪上有及
字之還下

有也字

通鑑卷四十五 漢紀三十五

五

藩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
 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潔
 齊三月齊讀日齋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
 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塞悉則翻饌雜戀翻又雜皖翻初帝聞西
 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
 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
 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
 故所貴修煉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
 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
 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袁宏漢紀

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
 以覺悟羣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為主不殺生專務
 清靜其精者為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以
 歸於無為長丈六尺黃金色初明帝夢見金人長大
 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
 是乎於是遣使天竺問其道術而圖其形像焉賢曰
 伊蒲塞即優婆塞也中國翻為近住言受戒行堪近
 僧住也桑門即沙門梵云沙門那或曰桑門唐言勤
 息秦譯云勤行又云善覺魏收曰漢武帝遣霍去病
 討匈奴獲休屠王金人以為大神列於甘泉宮不祭
 祀但燒香禮拜而已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張騫使
 大夏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有浮屠之教
 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
 存口授浮屠經中國聞之未信了也後明帝夜夢金
 人頂有白光飛行殿庭乃訪羣臣傳毅始以佛對帝
 遣郎中蔡愔等使天竺寫浮屠遺範仍與沙門攝摩
 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跪拜之法自此始
 惜之還以白馬負經而至漢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
 關西好呼到翻壬寅晦日有食之既也既盡詔羣司勉修職

通鑑卷四十五

漢紀三十五

明帝

六

治要下言
作陳

治要修宮
作治室

綱目當作
常

通鑑卷四十五

六

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
章深自引咎以所上班示百官上時詔曰羣僚所言

皆朕之過民寃不能理吏黠不能禁黠下而輕用民

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永覽前戒竦然兢

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人主能切己省察北匈

奴雖遣使入貢而寇鈔不息鈔楚邊城晝閉帝議遣

使報其使者鄭衆上疏諫曰臣聞北單于所以要致

漢使者要一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

也賢曰武帝開通西域本三十六國又當揚漢和親

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促狐疑懷土之人絕

望中國耳漢使既到便偃蹇自信信音若復遣之虜

必自謂得謀得謀猶言得計其羣臣駁議者不敢復

言賢曰駁議謂勸單于歸漢駁北角翻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

南單于庭在西河美稷動搖謂欲出塞北去烏桓本

附匈奴漢置校尉領護使不得與匈奴交通離心謂

其心不親附漢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離

析旋為邊害今幸有度遼之衆揚威北垂雖勿報答

不敢為患帝不從復遣衆往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

為匈奴拜為于偽單于恚恨遣兵圍臣恚於今復銜

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氈裘獨拜前書

傳曰自君王以下皆食畜肉如今匈奴遂能服臣將

御覽禮儀
部引華嶠
後漢書獨
作跪

通鑑卷四十五
漢紀五十五
明帝

有損大漢之疆帝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

固爭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

匈奴來者聞衆與單于爭禮之狀乃復召衆爲軍司

馬漢制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軍司馬一人比千石其不置校尉部但軍司馬一人帝

召衆爲軍司馬使與馬廖擊車師

九年夏四月甲辰詔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

吏視事三歲已上治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及

尤不治者亦以聞杜佑曰後漢十三州部司隸治河南今府豫治譙今鄴縣兗治昌邑

今魯郡金鄉縣徐治郟今臨淮郡下邳縣青治臨淄今北海郡縣涼治隴今天水郡隴城縣并治晉陽今太原府冀治鄆今趙郡鄆縣幽治薊今范陽郡揚治

歷陽今郡縣荆治漢壽今武陵郡武陵縣交治廣信

案目錄四月辛未朔無甲辰
通典縣荆

閒有益治維今永昌郡七字

今蒼梧郡蒼梧縣漢制千石六百石墨綬三采青赤紺長丈六尺八十首四百石三百石長同此墨綬長吏謂大縣令以下上時掌翻治直吏翻

賜皇子恭號曰靈壽王黨號曰重熹王賢曰取其美名也

未有國邑帝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

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爲外戚樊氏郭氏陰氏

馬氏諸子立學於南宮號四姓小侯賢曰以非列侯故曰小侯禮記

曰庶方小侯亦其義也余據東平王蒼傳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意

四姓小侯亦猶是也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

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廣陵

王荆復呼相工謂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

十五傳加
上有復字

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諸吏告之相息亮翻荆惶恐

自繫獄帝加恩不考極其事詔不得臣屬吏民唯食

租如故恐其復謀不軌故不得臣屬吏民唯食國之租稅使相中尉謹宿衛

之荆又使巫祭祀祝詛祝職救翻詛莊助翻詔長水校尉樊儵

等雜治其獄儵直留翻治直之翻事竟奏請誅荆帝怒曰諸卿

以我弟故欲誅之即我子卿等敢爾邪儵對曰天下

者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

將而必誅賢曰春秋公羊傳之文也臣等以荆屬託

母弟帝與荆皆出於陰后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令

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賢曰專謂不請也帝歎息善之儵宏

之子也

十年春二月廣陵思王荆自殺謚法追悔前過曰思國除夏

四月戊子赦天下閏月甲午上幸南陽召校官弟

子作雅樂賢曰校學也戶教翻雅樂註見上奏鹿鳴帝自御塤篴和

之以娛嘉賓鄭玄註周禮云塤燒土為之大如鴈子鄭衆云有六孔世本日暴辛公作篴以

竹為之長尺四寸有八孔孔穎達曰土曰塤竹曰篴周禮小師職作塤古今字異耳釋樂云大塤謂之吹

音叫孫炎曰音大如叫呼也郭璞曰塤燒土為之大如鴈子銑上平底形似稱錘六孔小者如雞子釋樂

又云大篴謂之沂李廵曰大篴其聲非一也郭璞曰篴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逕三分橫

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云八孔鄭司農小師注云篴七孔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七也世本日暴辛公作塤

蘇成公作篴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塤篴尚矣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塤蘇成公善篴記者因以為作繆矣釋

據目錄閏
月宐作冬
閏十月

通鑑卷四十五 漢紀三十五 明帝

冬字立刪

通鑑卷四十五 漢紀三十三 永平十年丁卯 九

名頃喧也聲濁喧然頃况袁翻篋音池和戶卧翻還幸南頓冬十二月甲午還

宮初陵陽侯丁綝卒陵陽縣屬丹陽郡綝丑林翻子鴻當襲封

上書稱病讓國於弟盛不報既葬乃挂衰經於冢廬

而逃去衰倉回翻友人九江鮑駿遇鴻於東海東海郡在雒陽東一

千五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

賢曰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其弟叔齊季札吳王壽夢

之季子也諸兄欲讓以國季子乃舍其室而耕皆是

權時所行非常道也伯夷當紂春秋之義不以家事

廢王事春秋衛靈公卒孫輒立父蒯瞶與輒爭國公羊傳曰輒者蒯瞶之子然則曷為不立蒯瞶

而立輒蒯瞶無道靈公逐之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

以立乎曰可不以父命辭於王命不以家事辭於王

事故駿引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乎

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鮑駿因上書薦鴻經學至行

行下孟翻上徵鴻為侍中

十一年春正月東平王蒼與諸王俱來朝月餘還國

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傅

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樂音洛下同因就車歸伏軾而吟

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采菽詩小雅之章也

其詩曰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毛

萁註云菽所以芼太牢而待君子羊則苦豕則薇箋

云菽大豆也采其葉以為藿三牲牛羊豕芼以藿正

義曰傳既言羊則苦豕則薇則菽不總芼三牲而言

則羊豕之苦薇從可知矣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

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處昌呂翻樂音洛其言甚大副是要

治要東平二字作諸

通鑑卷四十五 漢紀三十三 永平十年丁卯 九

腹矣要讀曰腰蒼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十二年春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萬餘戶內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哀牢夷者九隆種也居牢山絕域荒外山川阻深未嘗通中國

西南去雒陽七千里賢曰在今匡州匡川縣西張東之曰姚州哀牢國地始通博南山度蘭倉水華陽國志曰博南縣西山高三十里越之度蘭倉水有金沙洗取融為金行者苦

之歌曰漢德廣開不寘度蘭倉為它人偽為于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建武十年光武欲修之浚

儀令樂俊上言民新被兵革未宜興役乃止浚儀縣屬陳留郡被皮其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兗豫百姓怨歎以

後漢書西
南夷傳實
下付度博
南越蘭津
六字

為縣官恒興他役不先民急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

水者樂浪在雒陽東北五千里恒戶夏四月詔發卒

數十萬遣景與將作謁者王吳脩汴渠隄自滎陽東

至于乘海口千餘里謁者屬光祿勳王吳以謁者而將作故謂之將作謁者賢曰汴

渠即葭蕩渠也汴自滎陽首受河所謂石門在滎陽山北一里過汴以東積石為隄亦號金隄成帝陽嘉

中所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爾雅曰逆流而上

流也更無復潰漏之患復扶景雖減省役費然猶以

百億計焉十萬秋七月乙亥司空伏恭罷乙未以

大司農牟融為司空風俗通牟子國祝融之後後因氏焉是時天下

安平人無徭役歲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

案目錄七
月壬子朔
無乙未

通鑑卷四十五 漢紀三十一 永平十三年庚午 二十一

被野比毗至翻 被皮義翻

十三年夏四月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迹河汴之隄決壞

則汴水東侵而與河合今隄成則河東北入海而汴東南入泗是分流復其舊迹也辛巳帝行

幸滎陽巡行河渠行下孟翻遂度河登太行幸上黨行戶剛翻

壬寅還宮冬十月壬辰晦日有食之楚王英與

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為符瑞男子燕廣姓諧燕召公之後為秦所滅子孫以

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國為氏燕於賢翻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下還稼翻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請

誅之帝以親親不恐十一月廢英徙丹陽涇縣賢曰今宣

州賜湯沐邑五百戶賢曰湯沐者取其賦稅以供湯沐之具也男女為侯

主者食邑如故許太后勿上璽綬留住楚宮許太后者英母

先是英謀告司徒虞延者先悉薦翻延以

英藩戚至親不然其言及英事覺詔書切讓延

十四年春三月甲戌延自殺以太常周澤行司徒事

頃之復為太常考異曰澤傳云十二年按十二年不闕司徒當是虞延免後邢穆未至

間澤行司徒事爾故云數月夏四月丁巳以鉅鹿太守南陽邢穆

為司徒鉅鹿郡在維陽北一千一百里邢本周公之胤為衛所滅子孫以國為氏楚王

英至丹陽自殺詔以諸侯禮葬於涇封燕廣為折姦

侯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治直之翻下同其辭語相連自

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桀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

下同一字

通鑑卷四十五 漢紀三十一 明帝

三

據目錄及續漢書五行志七辰晦立作甲辰朔十王傳為符上有以字

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初樊儵弟鮪儵直留翻鮪于軌翻

為其子賞求楚王英女偽翻儵聞而止之曰建武中

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謂宏封長羅侯弟丹射陽侯兄子尋玄鄉侯族兄忠

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也時特進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

賢曰宏為特進但以貴寵過盛即為禍患故不為也且爾一

子奈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及楚事覺儵已卒上追

念儵謹恪故其諸子皆得不坐英陰疏天下名士上

得其錄有吳郡太守尹興名吳郡在雒陽東三千二百里乃徵興

及掾史五百餘人請廷尉就考掾俞諸吏不勝掠治

勝音升掠音亮治直之翻死者太半唯門下掾陸續主簿梁宏功

曹史駟勲備受五毒門下掾在郡門下總錄眾事功曹史主選署功勞五毒四肢及

身備受楚毒也或云鞭箠及灼及微纏為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自

吳來雒陽作食以饋續續雖見考辭色未嘗變而對

食悲泣不自勝治獄使者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

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

寸為度斷丁管翻故知之使者以狀聞上乃赦興等禁錮

終身顏忠王平辭引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濩澤

侯鄧鯉曲成侯劉建耿純弟宿封隧鄉侯建蓋紹封者也朗陵侯臧信宮之子也鄧

鯉劉建皆無可考濩澤侯國屬河東郡曲成侯國屬東萊郡賢曰故城在今萊州掖縣西北師古曰濩音

烏號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上怒甚吏皆惶

御覽刑法部引後漢書而二有怪書後漢書獨有相字

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

朗心傷其冤

考異曰范書作寒陸龜蒙離合詩云初寒朗詠徘徊立哀紀作寒按今有寒

姓音件與袁紀合今從之余按姓譜有寒姓以後試以爲夏諸侯后寒之後又曰周武王子寒侯之後

建等物色獨問忠平

賢曰物色謂形狀也而二人錯愕不能對

賢曰錯愕猶倉卒也錯音七故翻懼音五故翻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

專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曰即如是

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

漢法有大逆不道

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何不早奏對曰

臣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帝怒曰吏持兩端促提下

捶之

捶止蓋翻

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帝曰誰與

共爲章對曰臣獨作之上曰何以不與三府議

三府太尉

司徒司空府也

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汙染人

汙烏故翻

上曰何故族滅對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姦狀反

爲罪人訟寃

爲于僞翻下同

故知當族滅然臣所以言者誠

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

大故

故事也凶也妖於驕翻

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

言出其罪不如入其罪也

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

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

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

裁與纔同

及其歸舍

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寃無敢牾陛下

言者悟五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

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師古曰省錄之知其情狀為冤滯為

不也今之慮囚本錄聲之去者耳音力具翻而近俗不曉其意訛其文遂為思慮之慮失其源矣

出千餘人時天旱即大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間

為帝言之間古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彷徨釋徘徊也莊子註猶

翱翔也余謂彷彿不自安之貌由是多所降宥任城令汝南袁安遷

楚郡太守任城縣屬東平國任音王到郡不入府先往按楚王英

獄事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上時府丞掾史皆叩

頭爭以為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

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別彼帝感

御覽人事 刑法二部 竝家作人

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夏五月封故廣陵王

荆子元壽為廣陵侯食六縣篤兄弟之恩也又封竇融孫嘉

為安豐侯念功臣之世也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無得

起墳萬年之後埽地而祭杆水脯糲而已說文曰杆飲器音于

方言曰盪過百日唯四時設奠置吏卒數人供給灑

掃灑所賣翻掃悉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

事前書曰擅議宗廟者棄市

十五年春二月庚子上東巡癸亥耕于下邳下邳縣本屬東

海郡是年以臨淮郡為下邳國下邳屬東三月至魯幸孔子

宅親御講堂孔子宅在闕里講堂講授之堂魯共命王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即此

皇太子諸王說經又幸東平大梁後儀縣本大梁夏四月庚

子還宮封皇子恭為鉅鹿王黨為樂成王樂成國本信都

郡帝更名在雒陽北二千里衍為下邳王暢為汝南王昞為常山

王長為濟陰王禮翻帝親定其封域裁令半楚淮陽

馬后曰諸子數縣於制不亦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

先帝子等歲給二十萬足矣乙巳赦天下謂者

僕射耿秉數上言請擊匈奴百官志謂者僕射秩比千石為謂者臺率主謂

者古重習武有主射以督錄之故曰僕射數所角翻上以顯親矣竇固嘗從其

世父融在河西爾雅曰父之昆弟先生為叔父明習邊事乃

使秉固與太僕祭彤虎賁中郎將馬廖廖音聊下博侯

劉張張齊王續之孫好時侯耿忠等共議之時音止耿秉曰昔

者匈奴援引弓之類援丁元翻并左衽之屬故不可得而

制孝武既得河西四郡及居延朔方居延武帝置縣屬張掖郡賢曰

故城在今甘肅張掖縣北虜失其肥饒畜兵之地羌胡分離唯有

西域俄復內屬復扶又翻故呼韓邪單于請事款塞其勢

易乘也易以鼓翻今有南單于形勢相似然西域尚未內

屬北虜未有釁隙臣愚以為當先擊白山西河舊事曰白山冬

夏有雪故曰白山匈奴謂之天山過得伊吾賢曰伊

之皆下馬拜焉去蒲類海百里之內吾即伊

吾盧地本屬匈奴後取其地置宜禾都尉以為屯田今伊州細職縣伊吾故城是也又曰伊吾故城在今瓜州晉昌縣北破車師通使烏孫諸國以斷其右臂使疏吏翻斷丁

一本隙作綱目同

後漢書皇
后紀數上
有食字亦
作已綱目
同

十二月
疑脫冬字

彤上疑脫
祭字後
漢書竇融
傳東下有
北地二字

管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復為折其左角
復扶又翻然後匈奴可擊也上善其言議者或以為
折而設翻
今兵出白山匈奴必并兵相助又當分其東以離其
衆上從之十二月以秉為駙馬都尉固為奉車都尉
以騎都尉秦彭為秉副三都尉皆武帝置奉車都尉
掌乘輿駙馬都尉掌天子之
副馬師古曰駙副
也一日近也疾也耿忠為固副皆置從事司馬出屯
涼州秉國之子忠奔之子廖援之子也

十六年春二月遣彤與度遼將軍吳棠將河東西河
羌胡及南單于兵萬一千騎出高闕塞高闕在
朔方北竇固
耿忠率酒泉敦煌張掖甲卒及盧水羌胡萬二千騎

出酒泉塞

賢曰案湟水東經臨羌縣故城北又東盧
溪水注之水出西南盧川即其地也余據

西南夷傳冉駹夷北有黃
石北地盧水胡敦徒門翻耿秉秦彭率武威隴西天

水募士及羌胡萬騎出張掖居延塞騎都尉來苗護

烏桓校尉文穆將太原鴈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

定襄郡兵及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伐北匈

奴竇固耿忠至天山

賢曰天山即祁連山一名雪山
今名折羅漢山在伊州北漢一

作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追至蒲類海
今名婆悉海

在今庭州蒲
昌縣東南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

伊吾盧城耿秉秦彭擊匈奴林玉

匈奴林恐當作匈奴林建
武時匈奴嘗遣匈奴

王迎盧芳句
音古侯翻絕幕六百餘里至三木樓山而還來苗

綱目城作
池後漢書
西域傳無
伊吾盧城

四字

文穆至匈河水上

據前書匈河水去令居數千里臣瓚曰去令居千里

虜皆犇

走無所獲祭彤與南匈奴左賢王信不相得出高關

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信妄言以為涿邪山

北史曰循弱水西行

得涿邪山

不見虜而還彤與吳棠坐逗留畏懦下獄免

下

棠皆作常今從范書

彤自恨無功出獄數日歐血死

臨終謂其子曰吾蒙國厚恩奉使不稱

稱尺

身死誠

慚恨義不可以無功受賞死後若悉簿上所得物

汝若

也皆為文簿而上之時掌翻

身自詣兵屯效死前行以副吾心既

卒

行戶剛翻卒子恤翻

其子逢上疏具陳遺言帝雅重彤方更

任用聞之大驚嗟嘆良久烏桓鮮卑每朝賀京師常

後漢書祭遵傳物上有賜字

過彤冢拜謁仰天號泣遼東吏民為立祠四時奉祭

焉

彤先為遼東太守威信行於烏桓鮮卑號戶刀翻為于偽翻

竇固獨有功加位

特進固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

百官志大

將軍營五部部有校尉一人軍司馬一人又有軍假司馬為副貳使疏吏翻下同

超行到鄯

善

鄯上扇翻

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踈懈

懈古隘翻

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官屬曰胡人不能

常久無它故也超曰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

從故也明者睹未萌况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

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

三十里超乃閉侍胡

侍胡鄯善所遣侍超者使疏吏翻

悉會其吏士

通鑑卷四十五

漢紀三十七

明帝

二

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怖音布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眾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眾曰善初夜超遂將吏士往犇虜營初夜甲夜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

鳴鼓大呼呼火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

縱火前後鼓噪虜眾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

使及從士三十餘級從才餘眾百許人悉燒死明日

乃還告郭恂還從宣翻恂大驚既而色動意欲分超

自揜於外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

擅之乎從事掾也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

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告以漢威德自今以後勿復

與北虜通復扶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心遂納子為質

還白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質音致上并求更選

使使西域帝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

御覽奉使
部吏作使

超為軍司馬，令遂前功，固復使超使于寘。復扶又翻下同寘徒

賢翻欲益其兵，超願但將本所從三十六人，曰：于寘國

大而遠，今將數百人，無益於疆，如有不虞，多益為累

耳。累力是時于寘王廣德，雄張南道。賢曰：雄張猶熾盛也。張竹亮翻。

余謂張者自大之意。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監古銜翻。超既至于寘

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

漢使有騮馬，急求取以祠我。賢曰：續漢及華嶠書曰：騮字並作騮。說文：馬淺黑色也。

音京媚翻。余謂騮音瓜黃。廣德遣國相私來比，就超

請馬。相息亮翻。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

頃巫至，超即斬其首，收私來比，鞭笞數百，以巫首送

廣德，因責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

恐，即殺匈奴使者而降。降戶江翻。超重賜其王以下，巴鎮

撫焉。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

至是，乃復通焉。王莽天鳳三年，焉耆擊殺王駿，西域遂絕。至此五十八載耳。此言與漢絕

六十五載，蓋自始建國元年數之，謂莽篡漢而西域遂與漢絕也。復扶又翻。載子亥翻。超彪之

子也。淮陽王延性驕奢，而遇下嚴烈，有上書告延

與姬兄謝弇及姊婿韓光，招姦猾作圖讖，祠祭祝詛

事下案驗。讖楚諧翻。祝職救翻。詛莊助翻。下還稼翻。五月癸丑，弇光及司

徒邢穆皆坐死，所連及死徙者甚眾。戊午晦，日有

食之。六月丙寅，以大司農西河王敏為司徒。有

音錯

五月上疑
脫夏字

司奏請誅淮陽王延，上以延罪薄於楚王英，秋七月

徙延為阜陵王，食二縣。賢曰：阜陵縣名，屬九江郡。故城在今滁州全椒縣南。

是歲北匈奴大入雲中，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吏以衆

少，欲移書傍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

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賢曰：用兩炬交縛，如十字，爇其三頭，手持一端。

使敵人望之，疑兵。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

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賢曰：蓐食，早起食於寢蓐中也。斬首數百級，

虜自相躡藉，死者千餘人。賢曰：躡藉也。藉，相躡藉也。由此不

敢復向雲中。復扶又翻范丹之孫也。廉丹為王莽將

十七年春正月，上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

歡，既寤，悲不能寐，即案歷，明旦日吉，遂率百官上陵

上時其日降甘露於陵樹。考異曰：帝紀云：甘露降

掌翻帝令百官采取以薦，會畢，帝

從席前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奩，鏡匣也。音廉。感動悲涕，

令易脂澤裝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沈約曰：三代以

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秦上陵皆有園寢，故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北海

敬王睦薨，睦，北海靖王興之子。睦少好學，少詩，照翻。下同。光武及

上皆愛之，嘗遣中大夫請京師朝賀。賢曰：中大夫，王

使京師奉璧賀。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賢曰：朝

正月朝直，遙翻。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

士樂音洛臣敢不以實對睦曰吁子危我哉賢曰吁音于孔安國

註尚書曰吁者疑怪之聲余按吁句于翻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趣讀日趣

又七喻翻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行下孟翻

是娛犬馬是妖乃為相愛耳其智慮畏慎如此時禁切藩

王法憲頗峻二月乙巳司徒王敏薨三月癸丑

以汝南太守鮑昱為司徒昱永之子也益州刺史

梁國朱輔益州部漢中巴郡廣漢蜀郡犍為梓潼越

縣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汶山在蜀郡前

所未加白狼槃木等百餘國皆舉種稱臣奉貢種章勇翻

案目錄二月乙卯朔無乙巳三月癸丑晦

西南夷傳由作田

白狼王唐菽作詩三章歌頌漢德菽側鳩翻輔使犍

為郡掾由恭譯而獻之犍為郡在雒陽西三千二百

譯而後獻犍居言翻掾俞緇翻由姓也秦有由余或曰楚王孫由子之後初龜茲王建

為匈奴所立龜茲音見前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殺疏勒

王立其臣兜題為疏勒王班超從間道至疏勒間古覓翻

范史疏勒國去雒陽萬三百里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

田慮先往降之降戶江翻下同敕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種章

勇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

見慮輕弱殊無降意降戶江翻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

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

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

子忠為王考異曰袁紀云求索故王近屬得兄榆勒立之更名忠績漢書云求得故王兄子

榆勒立之更名忠績漢書云求得故王兄子忠今從超傳國人大悅超問忠及官屬當殺兜題

邪生遣之邪咸曰當殺之超曰殺之無益於事當令

龜茲知漢威德遂解遣之夏五月戊子公卿百官

以帝威德懷遠祥物顯應並集朝堂奉觴上壽班固西都

賦左右廷中朝堂百僚之位蕭曹魏那謀漢乎其上也蓋在殿庭左右也賢曰壽者人之所欲故甲下奉觴

進酒皆言上制曰天生神物以應王者遠人慕化實

由有德朕以虛薄何以享斯唯高祖光武聖德所被

被皮義翻不敢有辭其敬舉觴太常擇吉日策告宗廟仍

推恩賜民爵及粟有差時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

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冬十一月遣奉車

都尉竇固駙馬都尉耿秉騎都尉劉張出敦煌昆侖

塞擊西域賢曰昆侖山名因以為塞在今肅州酒泉縣西南山有昆侖之體故名之周穆王見

西王母于此山有石室王母臺又曰前書敦煌郡廣至縣有昆侖障宜禾都尉居也廣至故城在今瓜州

常樂縣東敦煌徒秉張皆去符傳以屬固符傳皆合之

門翻合盧昆翻持其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此傳蓋亦行兵

符也張晏曰傳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所用以為信非度關所用之傳也專將則有符合兵

傳今以兵屬固故去之去羌呂翻傳株戀翻合兵

萬四千騎擊破白山虜於蒲類海上遂進擊車師車

師前王即後王之子也其廷相去五百餘里車師前王居交

劉敬曰也當作之

御覽兵部廷作庭

河城後王固以後王道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

王秉以為先赴後王并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

決秉奮身而起曰請行前乃上馬引兵北入眾軍不

得已並進斬首數千級後王安得震怖走出門迎秉

脫帽抱馬足降降戶秉將以請固其前王亦歸命遂

定車師而還還從宜翻於是固奏復置西域都護及

戊己校尉宣帝置都護元帝置戊己校尉自王莽之

之以陳睦為都護亂西域與中國絕不復置今通西域復置

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賢曰金蒲城車師後王城廷

俗曰金蒲城即車師後王所治謁者關寵為己校尉

屯前王部柳中城賢曰柳中今西州縣考異屯各

置數百人恭况之孫也耿况以上谷歸光

十八年春二月詔竇固等罷兵還京師北單于遣

左鹿蠡王率二萬騎擊車師蠡盧耿恭遣司馬將兵

三百人救之皆為所沒匈奴遂破殺車師後王安得

而攻金蒲城恭以毒藥傅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

中瘡者必有異虜中矢者視瘡皆沸傅音附語牛倨

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眾匈奴震怖佈

布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夏六月己未

有星孛於太微晉天文志太微天子廷也耿恭以

御覽
作而
下
雨

通鑑卷四十五 漢紀三十五 明帝

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此疏勒城在車師後部非疏勒國城

也據西域傳疏勒國去長史所居五千里後部去長史所居五百里耿恭自後部金蒲城移據疏勒城其

後范羌又自前部交河城從山北至疏勒迎恭審觀本末則非疏勒國城明矣秋七月匈奴

復來攻復扶又翻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

水吏士渴乏至笮馬糞汁而飲之賢曰笮謂壓笮也音側駕翻恭

身自率士輓籠輓音晚師古曰籠所以盛土也音盧紅翻鄭氏周禮注窰土之器曰籠陸

德明音力董翻朱有頃水泉奔出眾皆稱萬歲乃令

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為神明遂引去八

月壬子帝崩於東宮前殿年四十八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賢曰禮藏主於廟既不

衣別室更易也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所變更更工衡翻下同后妃之

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為子求郎館陶公主光武女紅夫人也

適駙馬都尉韓光與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

官上應列宿史記曰太微宮後二十五星郎位也宿音秀出宰百里苟非

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

奏陰陽書曰凡反支日用月朔為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

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

請闕而復拘以禁忌復扶又翻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

其制尚書閻章二妹為貴人章精力曉舊典久次當

遷重職帝為後宮親屬竟不用是以吏得其人民樂

章帝本紀
八作九

通鑑卷四十五

漢紀三十三

三

其業

樂音洛

遠近畏服戶口滋殖焉

太子即位年十

八尊皇后曰皇太后明帝初崩馬氏兄弟爭欲入宮

北宮衛士令楊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人莫敢輕進

者東都南北宮皆有衛士令一人秩六百石各掌其

宮衛士漢官曰北宮員吏七十二人衛士四百七

十一人朱爵司馬主南掖門員吏四人衛士百二十

四人東明司馬主東門員吏十三人衛士百八十八人

朔平司馬主北門員吏五人衛士百一十七人凡員

吏皆隊長佐凡居宮中者皆有口籍於門之所屬宮

名兩字為鐵印文符案省符乃內之若外人以事當

入本宮長吏為封祭傳其有官位者令御者言其官

胡廣曰符用木長可二寸諸馬乃共譖仁於章帝言

鐵印以符之被皮義翻其峻刻帝知其忠愈善之拜為什邡令

帝封雍齒之什 壬戌葬孝明皇帝于顯節陵什邡縣屬廣

方也加讀曰方 冬十月丁未赦天下詔

顯節陵故富壽亭也西 北去雒陽三十七里

以行太尉事節鄉侯熹為太傅司空融為太尉並錄

尚書事光武不任三公事歸臺閣惟錄尚書事者權

任稍重自是迄于齊梁謂之錄公賢曰武帝

初以張子孺領尚書事錄尚書事由此始晉百官志

曰漢武時左右曹諸吏分平尚書奏事知樞要者始

領尚書事張安世以車騎將軍霍光以大將軍王鳳

以大司馬師丹以左將軍並領尚書事後漢章帝以

太傅趙熹太尉牟融並錄尚書事尚書有錄名自此

始亦西京領尚書之任猶唐虞大麓之職也沈約曰

漢東京每帝即位輒置十一月戊戌以蜀郡太守

第五倫為司空倫在郡公清所舉吏多得其人故帝

自遠郡用之續漢志蜀郡在雒陽西焉耆龜茲攻

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關寵於柳中城會中國有大

通鑑卷四十五 漢紀三十三 明帝 三

喪救兵不至車師復叛復扶又與匈奴共攻耿恭恭

率厲士眾禦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

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遣使招恭曰

若降者當封為白屋王按李巡注爾雅五狄有白屋一種降戶江翻妻以

女子妻七細翻恭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炙諸城上單于

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關寵上書求救詔公卿會

議司空倫以為不宜救司徒鮑昱曰今使人於危難

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

難乃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為寇

旦翻

後漢書耿
奔傳關
有初字詔
上有乃字

注將上空
補使字

耿奔傳力
盡倒

陛下將何以使將將即亮翻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十賢曰二部

謂關寵及恭也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力盡之效也

力盡猶言盡力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

幡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幟昌志翻匈奴疲極之兵必不

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

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酒泉太守段熲考異曰耿恭傳云秦彭

今從帝紀與謁者王蒙皇甫援姓譜宋有皇甫充石宋之公族也漢初有皇甫鸞自

魯徙居茂陵改父為甫余按詩周亦有皇父卿士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

鄯善兵合七千餘人以救之鄯上扇翻甲辰晦日有食

之 太后兄弟虎賁中郎廖及黃門郎防光百官志給事黃

第字疑衍

門侍郎六百石掌侍從左右漢舊儀曰黃門終明帝

郎屬黃門今日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世未嘗改官帝以廖為衛尉防為中郎將光為越騎

校尉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趣七喻翻第五

倫上疏曰臣聞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

于而國尚書洪範之言近世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抑損

陰氏不假以權勢謂陰后不為宗親求位也其後梁竇之家互有

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謂梁松竇穆等也自是洛中無復

權威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復扶又翻斷丁管翻又諭諸外戚曰

苦身待士不如為國為于偽翻戴盆望天事不兩施司馬遷書

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為言竊聞衛尉廖以

後漢書第五倫傳今

曰戴盆何以望天

上有而字三百作二百

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

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館中者錢

各五千遺于季翻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

肉五千斤臣愚以為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不以聞陛

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

下下全后家也是歲京師及兗豫徐州大旱兗州部陳

留東郡東平泰山濟北山陽濟陰等郡國豫州部汝南潁川二郡梁沛陳魯等國徐州部東海琅邪彭城

廣陵下邳等郡國杜佑曰兖州蓋以沅水為名又兖

之為言端也信也端言陽氣端端故其氣纖殺也徐

州蓋取舒緩之義或云因徐丘以為名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五 津藩石川之裝同校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六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三十八

起柔兆困敦盡闕逢涒灘凡九年

肅宗孝章皇帝上

諱烜顯宗第五子母賈貴人以馬后母養為嫡即位謚法

溫克令儀曰章伏侯古今注烜之字曰著

建初元年春正月詔究豫徐三州稟贍饑民上問司



徒鮑昱何以消復旱災消復者消去災異而復其常對曰陛下始

踐天位雖有失得未能致異臣前為汝南太守典治

楚事賢曰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反連坐者繫者千餘

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夫大獄一起冤者過半又諸徙

者骨肉離分孤寡不祀宐一切還諸徙家蠲除禁錮

使死生獲所則和氣可致帝納其言校書郎楊終上

疏曰間者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百姓頻年服役

轉輸煩費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陛下宐念省

察漢蘭臺藏書之室也當時文學之士使讐校於其中故有校書之職劉向楊雄輩是也東都於蘭臺

置令史典校秘書以郎居其任者謂之校書郎終徵詣蘭臺拜校書郎省悉景翻帝下其章

後漢書鮑永傳家下有屬字後漢書楊終傳云自永平呂來仍連大獄轉相牽引掠拷寃濫加呂北征匈奴云

下遐第五倫亦同終議牟融鮑昱皆以為孝子無改

父之道引論語孔子之言征伐匈奴屯戍西域先帝所建不

宐回異終復上疏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

卒亡四海事見秦紀復扶又翻卒子恤翻故孝元棄珠厓之郡事見

本卷元帝初元二年光武絕西域之國事見四十三卷光武建武二十二年不以

介鱗易我衣裳賢曰介鱗喻遠夷言其人與魚鱗無異也衣裳謂中國也楊雄法言曰珠

厓之絕捐之力也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

祖為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無妨害於民

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為不捨

則有害於民也舍讀日捨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兵實固等取

楊終傳無兵字

後漢書本
紀秋上有
立字

伊吾見上卷永平十六年樓蘭即鄯善此兵蓋謂班超所將吏士也久而未還非天意

也帝從之丙寅詔二千石勉勸農桑罪非殊死須

秋案驗有司明慎選舉進柔良退貪猾順時令理寬

獄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

重近其尚書沛國陳寵以帝新即位宐改前世苛俗

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

已寧僭無濫左傳蔡大夫往者斷獄嚴明斷丁亂所

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宐濟之以寬陛下即位率

由此義數詔羣僚弘崇晏晏賢曰晏晏溫和也尚書

晏晏數而有司未悉奉承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笮

格酷烈之痛賢曰笮即榜也古字通用聲執憲者煩

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為政猶

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賢曰新序臧孫魯大夫行

張琴瑟也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陛下宐隆先王之

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羣生箠止全廣至

德以奉天心帝深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酒泉太

守段彭等兵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賢曰前書車

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去長斬首三千八

百級獲生口三千餘人北匈奴驚走車師復降復扶

會關寵已歿謁者王蒙等欲引兵還耿恭軍吏范羌

時在軍中先是恭遣羌至敦煌迎兵固請迎恭諸將

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文

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為虜來大驚羌遙

呼曰呼火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校尉城中皆

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

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飢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

隨路死沒三月至玉門賢曰玉門關名屬敦煌郡在

玉門縣據東觀記曰至唯餘十三人衣屨穿決形容

枯槁中郎將鄭眾為恭以下洗沐易衣冠眾先以軍

擊車師至敦煌拜上疏奏恭以單兵守孤城當匈

後漢書耿
弇傳奏作

曰綱目同

奴數萬之眾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為井煮弩為

糧前後殺傷醜虜數百千計卒全忠勇卒子不為大

漢恥宓蒙顯爵以厲將帥將帥恭至雒陽拜騎

都尉詔悉罷戍己校尉及都護官二官明帝永徵還

班超超將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

棄我使疏吏我必復為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

去因以刀自剄前書疏勒國官有疏勒侯擊胡侯輔

慈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寘徒賢翻曰依漢

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使疏吏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亦

欲遂其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已降龜茲而與

尉頭連兵賢曰尉頭國居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南與疏勒接超捕斬反

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甲寅山陽東

平地震東平王蒼上便空三事上時帝報書曰聞

吏民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淺短或謂儻是復慮為

非不知所定得王深策恢然意解恢然猶思惟嘉謀

以次奉行特賜王錢五百萬後帝欲為原陵顯節陵

起縣邑偽為于蒼上疏諫曰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

之行深觀始終之分行下孟翻勤勤懇懇以葬制為

言事見四十四卷光武建武二十六年孝明皇帝大孝無違承奉遵行

事見上卷明帝永平十四年謙德之美於斯為盛臣愚以園邑之

興始自疆秦秦始皇葬于驪山徙三萬家起驪邑西漢因之諸陵皆起陵邑至元帝乃止

古者丘隴且不欲其著明賢曰禮記曰古者墓而不墳故言不欲其著明豈

况築郭邑建都郭哉杜預註左傳曰郭郭也上違

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

以致和氣祈豐年也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虞舜孝於親故以為

言追祖禰之深思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

無窮也帝乃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諮問疏使

吏翻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秋八月庚寅有星字于

天市晉天文志參十星一曰天市又危三星亦為天市又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東北史記曰房

為天駟東北十一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字蒲內翻初益州西部都尉廣漢

鄭純為政清潔，化行夷貊，君長感慕，皆奉珍內附。莫

百翻長明帝為之，置永昌郡。明帝永平十年置益州

知兩翻內屬置哀牢博南二縣，合為永昌郡。為于僞翻。以純

為太守，純在官十年而卒。守式又翻後人不能撫循

夷人，九月，哀牢王類牢殺守令，反攻博南。阜陵王

延數懷怨望，數所有告延與子男魴造逆謀者，魴音

上不忍誅，冬十一月，貶延為阜陵侯，食一縣，不得與

吏民通。延徙王阜陵事見上北匈奴皐林溫禺犢

王將眾還居涿邪山南，單于與邊郡及烏桓共擊破

之。皐林溫禺犢王本居涿邪山，永平十年是歲南部大

饑，詔贍給之。

二年春三月甲辰，罷伊吾盧屯兵，匈奴復遣兵守其

地。伊吾盧置屯兵事見上卷永昌越嶲益州三郡

兵及昆明夷鹵承等擊哀牢王類牢於博南，大破斬

之。嵩音夏四月戊子，詔還坐楚淮陽事徙者四百

餘家。楚獄見上卷，明帝永平十四年上欲封爵諸

舅，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有

司請依舊典。賢曰：漢制外戚以恩太后詔曰：凡言事

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要一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

黃霧四塞。事見三十卷，成帝建不聞澍雨之應。澍音

夫外戚貴盛鮮不傾覆

鮮息

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

在樞機之位又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

事見上卷

年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且陰衛尉天下

稱之省中御者至門出不及履此遠伯玉之敬也

與也省中禁中也御者內人也

新陽侯雖剛彊微失

理然有方略據地談論一朝無雙

新陽侯就也賢曰

故城在今豫州

原鹿貞侯勇猛誠信

原鹿侯識也原

此三人者天下選臣豈可及哉馬氏不及陰氏遠矣

吾不才夙夜累息

息氣一出入之頃屏

常恐虧先后

之法有毛髮之罪吾不釋言之不捨晝夜而親屬犯

之不止治喪起墳又不時覺

治直

是吾言之不立而

耳目之塞也

塞悉

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

賢曰大

也杜預註左傳

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

飾者欲身率下也

略翻

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救

但笑言太后素好儉

好呼

前過濯龍

續漢志濯龍門

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

構領袖正白

賢曰構臂衣今之臂構以縛左右手於

從衣釋單衣也皆音古侯翻領袖正

顧視御者不及

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猶

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

懈古

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

羣書治要
帛布作皂
布

後漢書
有紀猶上
有而字

通鑑卷四十六

漢紀三十八

章帝

六

治要不下
有得字

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

亡之禍哉賢曰西京外戚呂祿呂產竇嬰上官固不

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省悉景翻復扶漢興舅氏

之封侯猶皇子之為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

獨不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衛尉

兄廖兩校尉兄防如令不諱使臣長抱刻骨之恨安

及吉時不可稽留漢封爵羣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

思令兩善兩善謂國家無濫恩豈徒欲獲謙讓之名

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以恩澤封爵外家為昔竇

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高祖約無軍功

不侯事見十六卷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

興之后等邪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

其根必傷文子曰再實之木根必傷掘且人所以願

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太官

之賜衣食則蒙御府餘資自西都以來皇后家祀其

中衣服及補澣之屬飲食則太官主斯豈不可足而

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孰矣古字孰勿有疑也夫至

孝之行安親為上楊子曰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今

數遭變異數所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

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拳拳乎賢曰拳拳猶吾素

治要府下
有之字

宋

宋上脫陳楚二字

剛急有匈中氣不可不順也匈中氣今所謂上子之氣之疾匈與胃同

未冠由於父母已冠成人則行子之志冠古玩翻念帝人

君也吾以未踰三年之故自吾家族故得專之若陰

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

方言曰飴飴也不能復關政矣關諫政也復扶又翻上乃止太

后嘗詔三輔諸馬昏親有屬託郡縣干亂吏治者以

法聞繩之以法而奏聞也太夫人葬起墳微高太夫人太

后母也漢列侯墳高四丈太后以為言兄衛尉廖等

即時減削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行下孟翻輒假借溫言

賞以財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恪之色見賢通翻然後加

謹其美車服不遵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絕外戚之

屬籍也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朴素無金銀之飾廣平王羨

鉅鹿王恭樂成王黨皆明帝子帝以白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於是

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被皮義翻諸家惶恐倍於永平時置

織室蠶於濯龍中續漢志濯龍監屬鉤盾令本數往

觀視以為娛樂數所角翻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

教授小王論語經書小王諸王年尚幼未就國者述叙平生雍和

終日馬廖慮美業難終上疏勸成德政曰昔元帝罷

服官事見二十八卷初元五年成帝御浣衣言服浣濯之衣也哀帝去樂

府事見三十三卷綏和二年去羌呂翻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

濯龍解已見前段安裁補為一存彼刪此皇有諸字上鮮本語作議治要同

治要創瘕
作瘕瘕

御覽人事
部引謝承

後漢書下
高作且凡
作畫
劉放曰後
當作復

治要性作
情

姓從行不從言也。書曰違上所命從厥攸好行下孟翻夫改政移風必

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瘕。傳直戀翻創初良瘕瘕蕭

官翻痕也好劍客也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墨子曰楚靈王

好細腰而長安語曰：賢曰：當城中好高結，四方高一

尺。結讀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

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

行。未幾言未幾時也幾居豈翻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

陛下素簡所安，發自聖性。賢曰言儉素簡約后之所安誠令斯事

一竟，竟猶終也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賢曰薰猶蒸也言芳聲薰天地也

神明可通，况於行令乎？太后深納之。初，安夷縣吏

略妻卑滿種羌人婦。安夷縣屬金城郡杜預曰不以道取曰略滿乃感翻種章勇翻

同吏為其夫所殺，安夷長宗延追之出塞。長知種人兩翻

恐見誅，遂共殺延，而與勒姐吾良二種相結為寇。姐勒

羌居勒姐溪因以為種名於是燒當羌豪滇吾之子迷吾率諸種

俱反。姐子也翻又音紫滇音顛敗金城太守郝崇。敗補邁翻郝呼各翻姓譜殷帝

乙有子期封太原郝鄉後因氏焉詔以武威太守北地傅育為護羌

校尉，自安夷徙居臨羌。臨羌縣屬金城郡杜佑曰臨羌在今西平郡水經注湟水

東合安夷川水又東逕安夷縣故城在漢西平亭東七十里湟水又東合勒姐溪水迷吾又與

封養種豪布橋等五萬餘人，共寇隴西漢陽。本天水郡明帝

永平十七年改名漢陽秋八月，遣行車騎將軍馬防長水校尉

姐字音左
在上段

軍下疑脫
事字

北軍五校
解又見下
卷十六葉

耿恭將北軍五校兵武帝置北軍八校中壘屯騎越

中興省中壘胡騎虎賁惟越騎屯騎步兵長水射聲

五校屯騎越騎步兵射聲各領士七百人長水領烏

桓胡騎七百三十人皆宿衛兵也及諸郡射士三萬人擊之馬防傳

士第五倫上疏曰臣愚以為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

當任以職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

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

纖介難為意愛賢曰恐卒然有小過愛而不帝不從馬

防等軍到冀布橋等圍南部都尉於臨洮前書隴西

治臨洮賢曰即今岷洮二州地防進擊破之斬首虜四千餘人遂解

治要愛下
有也字

下酈道元註水經云望曲在臨洮西南去龍桑城二百里十一月戊寅有星孛

于紫宮晉天文志中宮北極五星鉤陳六星皆在紫宮中紫宮垣十五星其西蕃七東蕃八字蒲

內帝納竇勳女為貴人有寵為後諸竇竊權張本貴人母即

東海恭王女泚陽公主也泚音比第五倫上疏曰光

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

郡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

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陳留縣屬陳留郡

冠古並以刻薄之姿務為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

而今之議者反以為能違天心失經義非徒應坐豫

協亦宜譴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

治要政作
治代作世

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論語孔子之言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上善之倫雖天性峭直賢曰峭峻也音七笑翻然常疾俗吏苛刻論議每依寬厚云

三年春正月己酉宗祀明堂登靈臺赦天下馬防擊布橋大破之考異曰帝紀防破羌在四月蓋春破而京師四月始聞也今從防傳布橋將種人萬餘降詔徵防還畱耿恭擊諸未服者斬首虜千餘人勒姐燒何等十三種數萬人皆請恭

降

姐音紫又子也翻種章勇翻

恭嘗以言事忤馬防

初恭出隴西上言薦竇固

徵下獄免官

監古衛翻下遼稼翻

三月癸巳立貴人竇氏為

皇后

初顯宗之世治虜沱石曰河從都慮至羊腸

倉

賢曰石曰河在今定州唐縣東北酈道元註水經云沱陽故城積粟所在謂之羊腸倉在晉陽西北

石墜縈紆若羊腸焉故以為名今嵐州界羊腸坂是也唐嵐州宜芳縣本漢汾陽縣隋置嵐城縣唐更名宜芳杜佑曰宜芳縣有古秀容城漢羊腸倉余考水經註云案司馬彪郡國志常山南行唐縣有石曰谷蓋欲乘呼沱之水轉山東之漕自都慮至羊腸倉憑沱水以漕太原又考郡國志常山蒲吾縣註引古今注曰永平十年作常山呼沱河蒲吾渠通漕船又考班固地理志太原郡上艾縣註曰綿曼水東至蒲吾入呼沱水又蒲吾縣註曰大白渠水首受綿曼水東南至下曲陽入斯波則知此漕自大白渠入綿曼水

後漢書鄧禹傳死上溺四有前後沒

據目錄閏月當作秋閏八月

通鑑卷四十一

漢紀三十一

十一

自綿曼水轉入汾水以達羊腸倉也慮音閭杜欲令

通漕太原吏民苦役連年無成死者不可勝筭勝音

帝以郎中鄧訓為謁者監領其事訓考量隱括賢曰

量括之也孫卿子曰鈎木必待隱括知其難成具以

上言上時夏四月己巳詔罷其役更工歲

省費億萬計全活徒士數千人訓禹之子也閏月

西域假司馬班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一萬人

攻姑墨石城破之前書姑墨國治南城去斬首七百

級冬十二月丁酉以馬防為車騎將軍武陵淩

中蠻反賢曰淩水名源出今澧州崇義縣是歲有

司奏遣廣平王羨鉅鹿王恭樂成王黨俱就國上性

篤愛不忍與諸王乖離遂皆留京師

四年春二月庚寅太尉牟融薨夏四月戊子立皇

子慶為太子己丑徙鉅鹿王恭為江陵王汝南王

暢為梁王常山王昞為淮陽王辛卯封皇子伉為

千乘王全為平春王平春縣屬江夏郡有司連據

舊典請封諸舅帝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癸卯遂封

衛尉廖為順陽侯順陽侯國屬南陽郡賢曰車騎將

軍防為潁陽侯潁陽縣屬潁川郡執金吾光為許侯許縣屬

太后聞之曰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賢曰言

通鑑卷四十一 漢紀三十一 章帝

書名竹帛不顧命之長短少詩昭翻今雖已老猶戒之在得論語孔子及其老

也戒之故日夜惕厲惕懼也厲危也思自降損冀乘此道不

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

所復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瞑莫定翻復扶又翻萬年之日長

恨矣廖等並辭讓願就關內侯考異曰皇后紀稱廖等並辭讓願就關

內侯太后聞之云云廖等不得已受封爵按太后之辭皆不欲封廖等之意而史家文勢及似太后欲令

廖等受封今輒移廖等辭讓於太帝不許廖等不得

已受封爵而上書辭位帝許之五月丙辰防廖光皆

以特進就策甲戌以司徒鮑昱為太尉南陽太守

桓虞為司徒六月癸丑皇太后馬氏崩帝既為太

案目錄癸丑晦

后所養專以馬氏為外家故賈貴人不登極位賈氏

親族無受寵榮者及太后崩但加貴人王赤綬漢制貴人

綠綬三采綠紫紺長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諸侯赤綬四采赤黃縹紺長二丈一尺三百首安車

一駟永巷宮人二百賢曰永巷宮人宮婢也御府雜帛二萬匹

大司農黃金千斤錢二千萬而已秋七月壬戌葬

明德皇后賢曰謚法中和純淑曰德校書郎楊終建言宣帝博

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事見二十七年卷廿露方今天下

少事少詩沼翻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壞音

怪宐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帝從之冬十一月壬

戌詔太常句斷將大夫博士郎官及諸儒會白虎觀議

漢紀三十一 章帝

五經同異將即亮翻將三署及虎賁羽林中郎將也大夫光祿太中中散諫議大夫也博士五

經博士也郎官五署郎及尚書郎蘭臺東觀校書郎也白虎觀在北宮觀古玩翻使五官中

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作

白虎議奏名儒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及廣

平王羨皆與焉固超之兄也與讀日預

五年春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詔舉直言極諫又荆

豫諸郡兵討淩中蠻破之淩郎侯翻夏五月辛亥詔曰

朕思遲直士側席異聞賢曰遲猶希望也音持二翻側席謂不正坐所以待賢良

也其先至者各已發憤吐懣懣莫困翻又莫旱翻略聞子大夫

之志矣皆欲置於左右顧問省納句斷省悉景翻建武詔書

本紀荆十有三月

據後漢書班超傳超以永平十七年破姑墨石城乃上此疏下文所云五載正合其數此條首宜補初字

又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今外官多曠並

可以補任戊辰太傅趙熹薨班超欲遂平西域

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

使外國使疏吏翻鄯善于寘即時向化鄯上扇翻今拘彌莎車

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復扶又翻欲共并力破滅

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

耳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賢曰

前書曰漢遣公主為烏孫夫人結為昆弟則是斷匈

奴右臂也哀帝時劉歆上議曰武帝立五屬國起朔

方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也西伐大宛

結烏孫裂匈奴之右臂也南面以西為右斷丁管翻

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西域傳曰自條支國乘水西行

可百餘日近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

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厄自

孤守疏勒於今五載使疏吏翻胡夷情數臣頗識之

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謂城郭之國若

然以是效之賢曰效猶驗也則蔥嶺可通古嶺龜茲可伐

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

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

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

敦煌鄯善間也敦徒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

姑墨温宿二王特為龜茲所置賢曰温宿國治温宿城去長安八千三百

五十一 既非其種種章更相厭苦其執必有降者若二

國來降則龜茲自破更工衡翻願下臣章參考行

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下遐稼翻臣超區區特蒙神

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

言西域平定廷臣畢薦勲祖廟布大喜於天下賢曰

賀天子為之舉觴也也勳功也左氏傳曰反行飲至舍爵策勳

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徐幹上疏願奮身佐超帝

以幹為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弛刑徒也

願從行者或曰義從胡也從才用翻先是莎車以為漢兵不出先悉遂

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叛賢曰番音潘會徐幹適

平上玄補至是二字
何焯義門讀書記云
幹字伯張善章草書
事詳張懷瓘書斷疑

出于決錄也

漢紀三十一

漢紀三十一

建初六年辛巳

其

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彊宐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事見二十一卷元封六年妻七細翻至孝宣帝卒得其用事見二十四卷本始三年卒子恤翻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

六年春二月辛卯琅邪孝王京薨夏六月丙辰太尉鮑昱薨辛未晦日有食之秋七月癸巳以太司農鄧彪為太尉武都太守廉范遷蜀郡太守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更工衡翻屬之欲翻范乃毀削

先令但嚴使儲水而百姓以為便歌之曰廉叔度

來何暮廉范字叔度不禁火民安作賢曰作協韻則護翻昔無襦今

五絳襦汝朱翻短衣也絳五故翻脰衣也帝以沛王等將入朝遣謁

者賜貂裘說文曰貂鼠屬大而黃黑出丁零國及太官食物珍果又使

大鴻臚竇固持節郊迎臚陵如翻帝親自循行邸第行下孟翻

豫設帷牀其錢帛器物無不充備

七年春正月沛王輔濟南王康東平王蒼中山王焉

東海王政琅邪王宇來朝政東海王彊子宇環詔沛

濟南東平中山王贊拜不名賢曰謂讚者不唱其名余謂四王帝諸父也故

禮異其升殿乃拜上親答之所以寵光榮顯加於前古

來上疑脫皆字

漢紀三十一

漢紀三十一

章帝

其

每入宮輒以輦迎至省閣乃下省閣入禁中閣門也上為之興

席改容為于偽翻下同皇后親拜於內皆鞠躬辭謝不自安

鞠躬也鞠躬曲身也三月大鴻臚奏遣諸王歸國帝特留東平

王蒼於京師初明德太后為帝納扶風宋楊二女

為貴人大貴人生太子慶梁松弟竦有二女亦為貴

人小貴人生皇子肇竇皇后無子養肇為子宋貴人

有寵於馬太后太后崩竇皇后寵盛與母泚陽公主

謀陷宋氏泚音比外令兄弟求其纖過內使御者偵伺

得失賢曰偵候也音丑政翻廣雅曰偵問也伺相吏翻宋貴人病思生兔兔獸

各口有缺尻有九孔舐毫而孕生子令家求之因誣從口出霜前獵取而食之其味甚美

言欲為厭勝之術厭一葉翻又於琰翻由是太子出居承祿觀

續漢志中藏府有承祿署夏六月甲寅詔曰皇太子有失惑無常

之性不可以奉宗廟大義滅親春秋左氏傳之言况降退乎

今廢慶為清河王皇子肇保育皇后承訓懷衽衽衣襟亦

臥席也今以肇為皇太子遂出宋貴人姊妹置丙舍丙舍

宮中之室以甲乙丙為次也續漢志南宮有丙署使小黃門蔡倫案之二貴

人皆飲藥自殺父議郎楊免歸本郡慶時雖幼亦知

避嫌畏禍言不敢及宋氏帝更憐之敕皇后令衣服

與太子齊等太子亦親愛慶入則共室出則同輿

己未徙廣平王羨為西平王西平縣屬汝南郡賢曰西平故柏子國在今豫

州吳房縣西北秋八月飲酎畢耐直有司復奏遣東平王

蒼歸國復扶又翻帝乃許之手詔賜蒼曰骨肉天性誠不

以遠近為親疎然數見顏色數所角翻情重昔時念王久

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

賢曰大鴻臚奏王歸國小黃門受詔者臚陵如翻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於

是車駕祖送祖道供張以送之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

寶輿馬錢布以億萬計復扶又翻乘繩證翻九月甲戌帝幸

偃師偃師縣屬河南郡東涉卷津卷縣屬河南郡其北即河津卷丘權翻至河

內下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穫行下孟翻因涉郡界皆精

騎輕行無他輜重重直用翻不得輒修道橋遠離城郭離力

智遣吏逢迎刺探起居賢曰刺探謂候伺也刺出入

前後以為煩擾動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瓢飲耳賢曰

晏子相齊食脫粟之飯孔子曰顏回一瓢飲己酉進幸鄴辛卯還宮冬

十月癸丑帝行幸長安封蕭何末孫熊為鄼侯進幸

槐里岐山槐里縣屬扶風杜佑曰槐里周曰犬丘秦曰廢丘漢改曰槐里岐山在扶風美陽縣

又幸長平御池陽宮東至高陵十二月丁亥還宮

東平獻王蒼疾病考異曰范書作憲今從袁紀馳遣名醫小黃門

侍疾使者冠蓋不絕於道又置驛馬千里傳問起居

傳直戀翻

八年春正月壬辰王薨詔告中傳封上王自建武以

治要擾下有也字

案目錄是月甲午朔無丁亥

通鑑卷四十一 漢紀三十一 建初八年癸未

下王傳奏
作書記賦
頌七言別
字歌詩十
三字

來章奏並集覽焉遣大鴻臚持節監喪上時掌翻令

四姓小侯諸國王主悉會葬 夏六月北匈奴三木

樓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三萬餘人款五原塞降稽留

部落蓋居三木樓山訾子斯翻冬十二月甲午上行幸陳留梁國

淮陽潁陽戊申還宮 太子肇之立也梁氏私相慶

諸竇聞而惡之惡鳥露翻皇后欲專名外家忌梁貴人姊

妹數譖之於帝數所角翻漸致疎嫌是歲竇氏作飛書陷

梁竦以惡逆賢曰飛書若全匿名書也竦遂死獄中家屬徙九真

貴人姊妹以憂死辭語連及梁松妻舞陰公主坐徙

新城新城縣屬河南郡賢曰今洛州伊闕縣順陽侯馬廖謹篤自守

綱目勒作

而性寬緩不能教勒子弟皆驕奢不謹校書郎楊終

與廖書戒之曰君位地尊重海內所望黃門郎年幼

血氣方盛賢曰廖弟防及光俱為黃門郎既無長君退讓之風孝文

后兄長君退讓不敢以富貴驕人長知兩翻而要結輕狡無行之客要一

行下孟翻縱而莫誨視成任性覽念前往可為寒心廖不

能從防光兄弟資產巨億大起第觀觀古玩翻彌亘街路

食客常數百人防又多牧馬畜賦斂羌胡帝不喜之

數加譴敕斂力贈翻喜許記翻數所角翻所以禁遏甚備由是權執

稍損賓客亦衰廖子豫為步兵校尉投書怨誅於是

有司并奏防光兄弟奢侈踰僭濁亂聖化悉免就國

通鑑卷四十一 漢紀三十一 章帝

臨上路上時詔曰舅氏一門俱就國封四時陵廟無

助祭先后者朕甚傷之其令許矣許侯光也賢曰

雷之於京守田廬而有司勿復請又復扶以慰朕涓陽

之情秦康公送舅晉文公于涓陽念母之光比防稍

為謹密故帝特留之後復位特進豫隨廖歸國考擊

物故謂死於後復有詔還廖京師復扶諸馬既得罪

竇氏益貴盛皇后兄憲為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篤為

黃門侍郎並侍宮省賞賜累積喜交通賓客喜許司

空第五倫上疏曰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

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美卑讓樂善此誠其

好上交結之方樂音洛好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

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

更相販賣少詩沼翻雲集其門蓋驕佚所從生也三

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復

又猶解醒當以酒也病酒日醒誠險趣執之徒誠不可親

近趣七喻翻臣愚願陛下中宮嚴敕憲等閉門自守

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

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憲恃宮

掖聲執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憲以賤直請

奪沁水公主園田沁水公主明帝女沁水縣屬主逼

御覽居處部引後漢

書園田通

畏茲倒

東觀漢記

計作訴

御覽出下

有遊字

奪主園田

主田園作

居處資產
二部枉作
侵人事部
引東觀記
民作臣

畏不敢誅

計猶今言

後帝出過園

過工禾指以問憲

憲陰喝不得對

賢曰陰喝猶噎塞也陰音於禁翻喝音一介翻余謂喝訶也許葛翻陰密

也潛也當帝問之時密訶左右不得對也觀帝後發以趙高指鹿為馬責憲則陰喝之義可知矣

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

愈趙高指鹿為馬事見八卷秦二世久念使人驚怖

怖普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

賢曰以陰鄧皆外戚恐其踰侈故使更相糾察也博陰與之子更工衡翻故諸豪戚莫敢

犯法者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民哉國家棄憲如

孤雛腐鼠耳賢曰鳥子生而啄曰雛憲大懼皇后為毀服深謝

良久乃得解毀服猶降服也為于偽翻使以田還主雖不繩其罪

然亦不授以重任

臣光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

章謂竇憲何異指鹿為馬善矣然卒不能罪憲卒子

恤則姦臣安所懲哉夫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

其姦苟或知之而復赦之復扶又翻則不若不知之為

愈也何以言之彼或為姦而上不之知猶有所畏

既知而不能誅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

顧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去羌呂翻人

主之深戒也溫公此論用齊桓公管仲論郭公所以亡國之意為竇憲擅權張本

下邳周紆為雒陽令紆邕具翻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

閭里豪強以對數數所具翻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

竇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望風言爭以

激切為事貴戚踣躄踣音局躄音曲也踣累足也京師肅

清竇篤夜至止姦亭亭長霍延拔劍擬篤肆言恣口

篤以表聞詔召司隸校尉河南尹請尚書譴問遣劔

戟士收紆送廷尉詔獄劔戟士左右數日貫出之日賢

貫赦也市夜翻余謂以貫之為是則收之為非帝拜班超為將兵長史大

軍置長史司馬其不置將軍而長史特將者為將兵長史以徐幹為軍司馬別遣

衛候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到于窠值龜茲攻疏勒

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

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樂音洛超聞之歎

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事見三卷周赧王七年參疏簪翻恐見

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去羌呂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

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

同心乎令邑請超受節度詔若邑任在外者便畱與

從事任音王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

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敗補邁翻今何不緣詔書畱之

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

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賢曰疚病也卹憂也論語孔子曰內省不

疚夫何憂何懼左氏傳曰詩云禮義不愆何卹乎人之言詩謂逸詩也省悉景翻快意畱之非

忠臣也。帝以侍中會稽鄭弘為大司農。會工外翻舊交

趾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汎海而至。交趾州部南海蒼梧鬱林

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賢曰東冶縣屬會稽郡太康地理志云漢武帝名為東冶後改為東侯官今泉

州閩風波艱阻沉溺相係。沉持林翻弘奏開零陵桂

陽嶠道自是夷通遂為常路。賢曰嶠嶺也夷平也余據武帝遣路博德伐南

越出桂陽下湟水則舊有是路弘特開之使夷通在職二年所省息以億萬

計遭天下旱邊方有警民食不足而帑藏殷積。說文曰帑

金帛所藏之府帑他朝翻藏祖浪翻弘又奏宐省貢獻減徭費以利飢

民帝從之。

元和元年。是年八月方改元春閏正月辛丑濟陰悼王長薨

濟子禮翻夏四月己卯分東平國封獻王子尚為任城

王。任城國在雒陽東千一百里在音王六月辛酉沛獻王輔薨。陳

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懈古而

吏事寢疏。疏與疎同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大鴻

臚韋彪上議曰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行

孟翻下同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賢曰孝經夫人才

行少能相兼。少詩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

為滕薛大夫。論語孔子之言也公綽魯大夫趙魏皆晉

老優閑無事滕薛小國大夫職煩故不可為也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

吏持心近薄。蒼頡篇曰鍛推也鍛鍊猶成熟也言深文

成熱也近其斲翻士空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閱閱史記曰明其等

日閱積功曰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賢曰百官志曰尚書主知公卿二千石吏官上書外國夷狄事故曰樞要

貢舉皆得其人矣彪又上疏曰天下樞要在於尚書

不重而問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

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空鑒嗇夫捷急之對深

思絳侯木訥之功也嗇夫事見十四卷文帝三年帝皆納之彪賢

之玄孫也元帝秋七月丁未詔曰律云掠者唯得

榜笞立蒼頡篇曰掠問也廣雅曰榜擊也音彭說文日笞擊也立謂立而考訊之掠音亮榜音彭

又令丙篋長短有數賢曰令丙為篇之次也前書音義曰令有先後有令甲令乙令

上音彭二
字空制

案月錄八
月甲寅朔
無丁酉

十月上疑
脫冬字

丙又景帝定篋令篋長五尺本大一寸其竹也未薄半寸其平去節故云長短有數篋止藥翻自往

者大獄以來掠考多酷鉗鑽之屬慘苦無極大獄謂楚王英

等獄也鉗其廉翻說文曰鉗鉞也國語日中刑用鑽鑿皆謂慘酷其肌膚也念其痛毒怵

然動心怵懼也宐及秋冬治獄明為其禁治直

八月甲子太尉鄧彪罷以大司農鄭弘為太尉 癸

酉詔改元改元丁酉車駕南巡詔所經道上郡縣毋

得設儲峙賢曰儲積也時具也言不命司空自將徒

支柱橋梁司空掌水土故有遣使奉迎探知起居湯

勤二千石當坐 九月辛丑幸章陵十月己未進幸

江陵還幸宛召前臨淮太守宛人朱暉拜尚書僕射

宛元翻於暉在臨淮有善政民歌之曰疆直自遂南陽朱

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時坐法免家居東觀記曰坐考長史囚死

獄中州奏免官故上召而用之十一月己丑車駕還宮尚書

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宐自煮鹽及復修武帝均

輸之法煮鹽均輸皆始於武帝賢曰武帝作均輸法謂州郡所出租賦并雇運之直官總取之市

其土地所出之物官自轉輸於京謂之均輸朱暉固執以為不可曰均輸

之法與賈販無異賈音古鹽利歸官則下民窮怨誠非

明主所宐行帝因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

三日詔敕出之曰國家樂聞駁義樂音洛駁北角翻黃髮無

愆黃髮老稱謂朱暉也詔書過耳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不肯

復署議復扶又翻下同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

讓謂譴讓已臨乎其前也怖普布翻奈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

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

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

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為乃共劾奏暉劾戶槩翻又戶得翻

帝意解寢其事後數日詔使直事郎問暉起居賢曰直事郎謂署郎

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上既加禮當次直者

復賜錢十萬布百匹衣十領魯國孔僖謂疆直自遂也涿

郡崔駰駰音因同遊太學相與論孝武皇帝始為天子

崇信聖道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後恣己忘其前善

後漢書儒林傳忌作

鄰房生梁郁上書告駟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駟詰吏受訊受訊謂受鞫問也下還稼翻僖以書自訟曰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為直說書傳實事傳杜非虛謗也夫帝者為善為惡天下莫不知斯皆有一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誅責也且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賢曰言政教未有過失也而德澤有加天下所具也謂天下之人所具知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悛丑儻其不當當丁亦宐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為計徒肆私忌以快其意臣

悉

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闕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復扶又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國語曰魯莊公東縛管仲以與齊桓公公親迎於郊而與之坐問曰昔吾先君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如六嬪陳妾數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敢問為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此若何管子對以致霸之術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為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此言十世不以赤劉之九為數直以武昭宣元成哀平光明及帝為數為于偽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構卒讀銜恨蒙枉不得自叙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比方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

案目錄壬子朔

臺令史六百石掌奏及印工文書

十二月壬子詔前以妖惡禁錮

三屬者一皆蠲除之

賢曰三屬即三族也謂父族母族及妻族左傳曰以重幣錮之

杜預曰禁錮勿令仕也妖於驕翻

但不得在宿衛而已

廬江毛義

東平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

行下孟翻南陽張奉慕義

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

賢曰檄召書也

東觀記曰義為安陽尉府檄至當守令也安陽縣屬汝南郡賢曰安陽故城在今豫州新息縣西南

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徵辟

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

屈也

為于偽翻

均兄為縣吏頗受禮遺

遺于季翻

均諫不聽乃

後漢書鄭均傳諫上

有字

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

復扶

又翻下同為吏坐臧終身拍棄

臧與臧同

兄感其言遂為廉潔

均仕為尚書免歸帝下詔褒寵義均賜穀各千斛常

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

考異曰義傳云建初中今從均傳

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匈奴復願與吏民合市詔許

之北匈奴大且渠伊莫訾王等

且子閭翻訾子斯翻

驅牛馬萬

餘頭來與漢交易南單于遣輕騎出上郡鈔之

鈔楚交翻

大獲而還帝復遣假司馬和恭等

姓譜和本自義和之後一云下

和之後

將兵八百人詣班超超因發疏勒于窋兵擊莎

車莎車以賂誘疏勒王忠

莎素何翻

忠遂反從之西保烏

卽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衡工翻悉發其

不反者以攻忠使人說康居王執忠以歸其國超立忠爲

疏勒王見上卷明帝永平十七年說輸芮翻烏卽城遂降降戶翻

斜題來與與父息南單于世宗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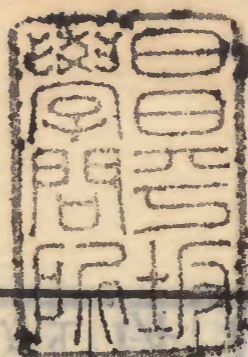
此會然大且果母莫昔王等

張叔太守孟雲生有北會然

入代昇夷間政感以朝羊

身以尚書與規亦不

制漢文皇帝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六 漢紀三十八 津藩石川之裝同校

